

本文引文格式:郭蕊,贺年爽,邓树嵩.家庭结构和家庭情境对青少年情绪特征的典型相关分析[J].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2021,43(4):456-459,475.

【论著与临床报道】

家庭结构和家庭情境对青少年情绪特征的典型相关分析

郭蕊¹,贺年爽²,邓树嵩¹

(1. 右江民族医学院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广西 百色 533000;

2. 右江民族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广西 百色 533000)

摘要:目的 探讨青少年家庭结构和家庭情境对青少年情绪特征的影响。方法 在自愿参加的基础上,按照整群抽样的原则,以班级为单位,于2018年2月~11月抽取百色市区县5所小学4684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①情绪特征在性别和民族上的差异:女生敏感性、应对、控制均高于男生(t/P 分别为2.868/0.004,2.135/0.033,2.142/0.032);壮族学生的抑制得分高于汉族学生($P=0.017$)。②家庭组成和父母文化程度对青少年情绪特征5个维度(意志力、愤怒、敏感性、应对、控制)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典型相关分析得出第一对典型变量的典型相关系数为0.529,提示较低的家庭支持和家庭亲密度伴随有较低的意志力和较高的敏感性。结论 随着家庭情境(积极的家庭支持和良好的家庭亲密度)越好,青少年的情绪特征越趋于稳定。

关键词:情绪特征;家庭情境;家庭结构;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R1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817(2021)04-0456-05

doi:10.3969/j.issn.1001-5817.2021.04.003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family context with adolescents' emotional temperament

Guo Rui¹, He Nianshuang², Deng Shusong¹

(1.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Management, You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aise 533000, Guangxi, China; 2. School of Basic Medicine, You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aise 533000, Guangx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family context on adolescents' emotional temperament. **Method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and cluster sampling, 4,684 students from 5 primary schools in Baise city were selected from February to November 2018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ith the class as the unit. **Results** ①Girl students had higher scores in Sensitivity, Coping and Control than boy students (the t/P values were 2.868/0.004, 2.135/0.033, 2.142/0.032 respectively). The inhibition score of Zhuang stud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Han students ($P=0.017$). ②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omposition and parents' education level on the five dimensions of adolescents' emotional temperament (volition, anger, sensitivity, coping and control)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③According to the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canonic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first pair of canonical variables was 0.529, suggesting that less family support and lower family intimacy were associated with lower willpower and higher sensitivity. **Conclusion** The better the family context (positive family support and good family intimacy), the more stable the emotional temperament of adolescents tend to be.

Key words: emotional temperament; family context; family structure; adolescents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560531)

第一作者简介:郭蕊(1975-),女,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E-mail:guorui789@163.com

通讯作者简介:邓树嵩(1972-),男,硕士,教授,研究方向: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E-mail:yydss1@163.com

关系调节理论认为青少年通过社会交往来调节自己的情感、思想和行为,与支持性个体的日常交往可以促进青少年的积极发展^[1]。家庭环境构成了青少年最近的社会环境,因此,家庭结构仍然是青少年生活异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家庭系统理论强调家庭生活和家庭层面的情境在青少年情绪功能中的作用^[2-3]。随着青春期的到来,青少年时间的使用变得更加自主,其活动、地点和同伴越来越多样化,自我意识发展越来越强。伴随着学业压力、社会敏感性,以及逐渐脱离父母和家庭生活,其情绪调控能力发展呈现明显的不协调。考虑到家庭环境的重要性,不同家庭情境存在情绪影响的潜在差异,因此,了解青少年不同家庭情境对其情绪特征的影响,对于理解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同时也丰富情绪反应的多个维度的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自愿参加的基础上,按照整群抽样的原则,以班级为单位,于2018年2月~11月抽取百色市市区5所小学四、五、六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发放问卷4684份,有效问卷4370份,有效应答率为93.30%。其中男性2294人(占52.49%),女性2050(占46.91%)人,性别缺失26人(0.59%);平均年龄为(10.86±0.99)岁。壮族人数为3936人(占90.07%),汉族335人(占7.67%),其他民族(瑶族、苗族、彝族等)74人(占1.69%),民族缺失25人(占0.57%)。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人口学特征与家庭结构 自制问卷了解青少年性别、年龄、民族和家庭结构特征(家庭组成、父母文化程度、独生子女)。

1.2.2 情绪情感综合气质量表(the Affective and Emotional Composite Temperament Scale, AFECTS)

依据情绪-情感综合气质模型(AFECT),Lara DR等^[4]建立了AFECTS。首先由2名英语教师分别将原量表翻译成中文,然后课题组一起对中文条目逐条讨论与修订,使其尽可能达到忠实于原文的同时又符合中文的表达用词。最后由另外的2名英语教师将中文回译为英文,最终形成初版量表。问卷各维度的信度在0.687~0.851之间。因子分析提取特征根 ≥ 1 的6个因子(意志力、愤怒、抑制、敏感性、应对和控制)作为解释因子,共解释总变异的52.37%。

AFECTS包含情绪和情感两部分。本次测量选用情绪分量表,情绪分量表共有48个条目,6个维度,分别是:意志力、愤怒、抑制、敏感性、应对和控制。每

个条目包含8个条目,采用两极7点评分,8个条目的得分合计形成该维度的得分。

1.2.3 家庭情境 参考Richard Jessor等编制的Adolescent Health and development questionnaire中关于家庭方面的条目,本课题组依据国内学生的特点进行修改,最终形成本研究使用的家庭生活问卷。问卷共包含4个维度:家庭亲密度、亲子活动、家庭规则和父母支持与监控。家庭亲密度包含3个条目(如:“家人一起做事很有意思”),采用4点计分,“非常同意=1”、“同意=2”、“不同意=3”、“非常不同意=4”,得分越低,表示家庭亲密度越高;亲子活动评价过去6个月内,青少年与父母一起从事的活动(游戏、手工制作、户外活动、看电视等),采用4点计分,“至少一周一次=1”、“两周一次=2”、“一月一次=3”、“几乎没有=4”,得分越高,表示家庭亲子活动越少;家庭规则主要针对玩游戏的时间/次数、看电视的时间和次数、外出的时间和地点、作业、约会/聚会的时间、地点和对象、晚上回家的时间、晚上睡觉的时间7个方面的管理和限制,采用5点计分,“非常严格=5”、“严格=4”、“说不清=3”、“不严格=2”、“非常不严格=1”,得分越高,表示家庭规则越严格;父母支持包含5个条目(如:“父母在意我的兴趣爱好及感受”),父母监控含有4个条目(如:“父母知道我和谁在一起”、“父母试图知道我的朋友是谁”等),父母支持包含5个条目(如:“父母在意我的兴趣爱好及感受”),父母监控与支持均采用5点计分,“从不=1”、“很少=2”、“有时=3”、“经常=4”、“总是=5”,得分越高,表示家长监控/支持越强。问卷各维度的一致性检验,Cronbach's α 在0.73~0.86之间。

1.3 调查方法及质量控制 采取封闭式的自填式问卷调查方法,调查前统一培训调查员,规范调查方法,统一指导语,对学生以班级为单位采用不记名方式独立填写问卷,问卷完成后由调查员现场统一收回。问卷填写时间约为40 min。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使用SPSS 19.0软件对数据进行 t 检验、方差分析及LSD两两比较、典型相关分析。检验水准为0.05。

2 结果

2.1 青少年情绪特征在性别和民族间的比较 女生敏感性高于男生(t/P 为2.868/0.004),女生的应对、控制两种情绪特征均高于男生(t/P 分别为2.135/0.033,2.142/0.032);不同民族间抑制情绪特征有统计学意义,LSD两两比较显示:壮族学生的抑制得分高于汉族学生($P=0.017$)。见表1。

表 1 青少年情绪特征在性别和民族间的比较

变量	性别		t	P	民族			t	P
	男 (n=2294)	女 (n=2049)			壮族 (n=3935)	汉族 (n=335)	其他 (n=74)		
意志力	42.43±9.997	42.92±9.696	1.619	0.106	42.69±9.790	42.78±10.414	41.72±10.398	0.371	0.690
愤怒	25.38±10.600	25.73±9.945	1.129	0.259	25.58±10.306	25.27±10.360	25.72±9.737	0.146	0.864
抑制 ^a	32.02±6.873	32.20±6.293	0.881	0.378	32.21±6.607	31.31±6.691	30.96±6.060	4.013	0.018
敏感性	27.29±10.437	28.19±10.092	2.868	0.004	27.69±10.361	28.20±9.732	27.76±9.205	0.379	0.684
应对	40.53±9.584	41.14±9.390	2.135	0.033	40.80±9.500	41.19±9.463	40.30±9.587	0.367	0.693
控制	40.76±10.508	41.43±10.133	2.142	0.032	41.07±10.339	41.36±10.382	40.35±10.472	0.306	0.737

注:①表内计量资料数据以($\bar{x} \pm s$)表示;②a:抑制情绪特征经 LSD 两两比较显示:壮族学生的抑制得分高于汉族学生($P = 0.018$)。

2.2 家庭结构对青少年情绪特征的影响 家庭组成(0.05),独生子女的影响未显示出统计学差异。见表和父母文化程度对情绪特征 5 个维度(意志力、愤怒、2。敏感性、应对、控制)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P <$

表 2 家庭结构对青少年情绪特征的影响

变量	n	意志力	愤怒	抑制	敏感性	应对	控制
家庭组成 ^a							
留守家庭	554	40.11±10.366	27.21±10.423	32.84±7.295	29.37±9.814	38.48±9.850	38.85±10.224
继父母家庭	135	41.47±10.590	26.99±11.342	32.53±8.224	29.77±10.668	39.41±10.355	39.67±11.951
生父母家庭	2872	43.70±9.580	24.81±10.191	31.96±6.258	27.01±10.360	41.72±9.288	41.90±10.237
单亲家庭	808	40.93±9.756	26.79±10.122	32.04±6.982	28.83±10.043	39.45±9.392	39.87±10.127
F		32.611	14.672	2.940	14.404	26.812	19.468
P		<0.001	<0.001	0.032	<0.001	<0.001	<0.001
父母文化程度							
高中以下	1761	41.32±9.739	26.51±10.117	32.32±6.759	28.62±9.836	39.76±9.277	39.68±10.106
高中及以上	2347	43.71±9.908	24.78±10.534	31.93±6.605	27.12±10.664	41.65±9.629	42.21±10.476
t		7.687	5.331 ^b	1.844	4.680 ^b	6.368 ^b	7.815 ^b
P		<0.001	<0.001	0.065	<0.001	<0.001	<0.001
独生子女							
否	2291	42.43±10.029	25.63±10.343	32.01±6.648	27.64±10.354	40.57±9.600	41.25±10.186
是	2078	42.92±9.651	25.46±10.240	32.21±6.561	27.82±10.222	41.08±9.378	40.90±10.472
t		1.622	0.559	0.991	0.580	0.601	0.505
P		0.105	0.576	0.322	0.562	0.078	0.264

注:①表内计量资料数据以($\bar{x} \pm s$)表示;②b:方差不齐,采用 t'检验;a:LSD 两两比较结果显示:留守家庭、继父母家庭和单亲家庭的学生意志力均低于双生父母家庭的学生(P 值分别为 $P < 0.001, 0.010, P < 0.001$);留守家庭、继父母家庭和单亲家庭学生愤怒均高于双生父母家庭的学生(P 值分别为 $P < 0.001, 0.016, P < 0.001$);留守家庭学生抑制性高于双生父母家庭、单亲家庭的学生(P 值分别为 $0.004, 0.029$);留守家庭、继父母家庭和单亲家庭学生敏感性均高于双生父母家庭学生(P 值分别为 $P < 0.001, 0.002, P < 0.001$);留守家庭、继父母家庭和单亲家庭学生应对均低于双生父母家庭的学生(P 值分别为 $P < 0.001, 0.005, P < 0.001$);留守家庭、继父母家庭和单亲家庭学生控制均低于双生父母家庭的学生(P 值分别为 $P < 0.001, 0.013, P < 0.001$)。

2.3 青少年家庭情境与情绪特征的典型相关分析

分别对家庭情境 X 组变量与情绪特征 Y 组变量进行典型相关分析,得出 5 对典型变量,其中第一对、第二对典型变量的典型相关系数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见表 3。第一对典型变量的典型相关系数为 0.529,说明第一对典型变量反映了主要的相关关系,第二对典型变量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 2 组变量的相关关系,但是相关关系很弱。

表 3 典型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变量	典型相关系数	Wilk's	Chi-SQ	DF	P
1	0.529	0.709	1500.922	30.000	<0.001
2	0.112	0.984	69.535	20.000	<0.001
3	0.045	0.997	14.340	12.000	0.280
4	0.034	0.999	5.687	6.000	0.459
5	0.011	1.000	0.522	2.000	0.770

来自家庭情境指标的第一对典型变量为(标准化典型变量系数): $V_1 = -0.473X_1 - 0.010X_2 - 0.211X_3 -$

$0.612X_4 + 0.042X_5$ 。

来自情绪特征指标的第一对典型变量为(标准化典型变量系数): $W_1 = -0.568Y_1 + 0.083Y_2 + 0.003Y_3 + 0.256Y_4 - 0.238Y_5 - 0.112Y_6$ 。

从标准化典型变量系数可以看出:第一对典型变量说明较高的家庭支持和家庭亲密度伴随有较高的意志力和应对。第一对典型变量中,父母支持对家庭情境的影响较大;意志力对情绪特征的影响较大,提示随着家庭情境(良性环境和事件)越好青少年的情绪特征越趋于稳定。第二对典型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较小,能反映的相关关系有限。为了更好说明家庭情境和情绪特征的关系,图 1 给出两者各维度在典型变量的载荷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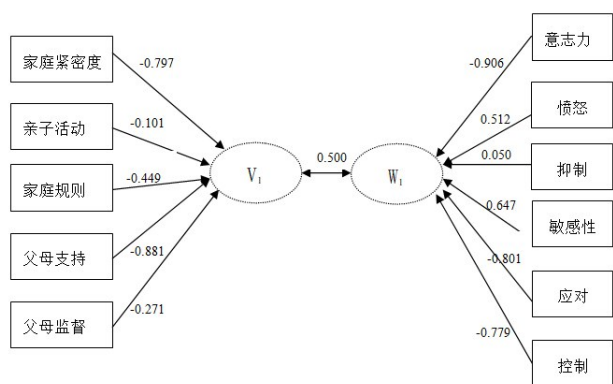


图 1 青少年家庭情境与情绪特征的典型相关分析

冗余分析可知,家庭情境的变异有 33.91% 被其第一个典型变量所解释,有 50.80% 被其前 2 个典型变量所解释;情绪特征的变异有 45.90% 被其第一个典型变量所解释,有 58.33% 被其前 2 个典型变量所解释。

3 讨论

情绪(emotion)是人对事物的态度体验,是从个人需要、愿望等角度对特定对象进行评价时的心理反应倾向^[5]。青少年若同时具备水平较高的消极情感和非抑制性则更容易产生问题行为。根据生态学理论^[6],个人的发展是在多个逐步扩大的社会化领域中发生的,影响的中心领域是人们所遇到的日常环境,特别是家庭,家庭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社会、心理和经济资源。积极的家庭关系可能有助于儿童在青春期和向成年过渡的许多挑战性任务中顺利完成。

本研究发现:与其他家庭类型的青少年相比,双亲家庭的青少年拥有更高意志力、应对和控制 3 种情绪特征,较低的愤怒和敏感性 2 种情绪特征,说明原生父母在改善家庭情感状态方面尤为重要。两个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青少年的情绪特征优于继父母和单亲家

庭的青少年,原因是两个亲生父母家庭通常更适合提供关键资源。不同的家庭结构在家庭资源方面有很大的差异。

父母文化程度对青少年情绪特征(意志力、愤怒、敏感性、应对和控制)有较大影响。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父母意识到青少年所呈现的“问题”,其实质是家庭成员间认知、行为、态度以及家庭和外部环境间交互作用的结果。所谓的“问题”只是家庭的某种“症状”,家庭整体才是出现问题的“病人”。父母通过自我改变,改善教育和管理孩子的技能,及家长孩子交流互动的模式,从而改善青少年情绪特征。此外,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家庭对青少年 6 种情绪特征的影响虽有些微差异,但均无统计学意义。家长越来越意识到独生子女的情绪健康教育问题,通过学习、咨询等手段不断提升自身教育技能,注重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生活习惯,使得独生子女的情绪得到良好的发展,与非独生子女比较未显现出差异。

通过对家庭情境和情绪特征进行典型相关分析结果发现:良好的家庭情境伴随良好的情绪特征,且家庭情境和情绪特征成正相关。本研究,第一对典型变量间的相关性最大,其中 V_1 主要反映了家庭亲密度和家长支持, W_1 主要反映了意志力和应对,说明较高的家庭支持和家庭亲密度伴随有较高的意志力和应对。

第一对典型变量中,父母支持对家庭情境的影响较大;意志力对情绪特征的影响较大,提示随着家庭情境(良性环境和事件)越好,青少年的情绪特征越趋于稳定。良好的家庭亲密度促使家庭成员之间更亲密的交流和相处,能够使成员更多感受到关心、信任、尊重和包容,从而获得更积极的能量妥善解决问题,促进青少年的自我完善,在此基础上形成良好的自我认知、自我评价。父母给青少年提供正确的、合理的认知,给予子女关爱、理解、支持与鼓励,从而解除困惑。父母支持不仅能在日常生活中帮助青少年形成积极理性的情绪体验,同时也能有效减缓和避免负面情绪的产生。

家庭是儿童发展最为核心的生态系统。儿童在家庭环境中度过大量时光,并在这个环境中学习社交、沟通、自理等方面的能力,因此,父母和家庭因素对儿童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家长要用理解、包容和交友的爱心亲情温暖孩子,切忌无原则的溺爱,更需规避暴力教育,多注重对孩子的情绪观察、心理疏导,帮助孩子们学会接纳情绪、运用情绪,轻松的做最真实的自己。

(下转第 475 页)

- [7] Yang Y, Shen F, Huang W, et al. Glucose Is Involved in the Dynamic Regulation of m6A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J].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19, 104(3): 665-673.
- [8] 郭敏军. mRNA 中 m6A 修饰在帕金森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研究[D]. 北京:北京工业大学, 2018.
- [9] Antony PMA, Diederich NJ, Krüger R, et al. The hallmarks of Parkinson's disease[J]. *FEBS J*, 2013, 280(23): 5981-5993.
- [10] Chen XC, Yu CY, Guo MJ, et al. Down-Regulation of m6A mRNA Methylation Is Involved in Dopaminergic Neuronal Death[J]. *ACS Chem Neurosci*, 2019, 10(5): 2355-2363.
- [11] Yang C, Hu YY, Zhou B, et al. The role of m6A modification in physiology and disease[J]. *Cell Death Dis*, 2020, 11(11): 960.
- [12] Qin LX, Min SS, Shu L, et al. Genetic analysis of N6-methyladenosine modification genes in Parkinson's disease[J]. *Neurobiol Aging*, 2020, 93: 143.
- [13] 黄贤贞, 多巴丝肼片联合金刚烷胺治疗 45 例帕金森病门诊患者的疗效评估[J]. *海峡药学*, 2019, 31(12): 159-160.
- [14] 陈宗元, 黄春丽, 官检发, 等. 帕金森病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及药物的研究进展[J]. *海峡药学*, 2018, 30(3): 48-50.
- [15] 王丹平, 王丹丹, 陆光临. 帕金森细胞模型的研究进展[J]. *海峡药学*, 2015, 27(6): 12-14.
- [16] Qiu XH, He HH, Huang YN, et al. Genome-wide identification of m6A-associated 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in Parkinson's disease[J]. *Neurosci Lett*, 2020, 737: 135315.
- [17] Liu ZX, Li LM, Sun HL, et al. Link Between m6A Modification and Cancers[J]. *Front Bioeng Biotechnol*, 2018, 6: 89.
- [18] Venhovens J, Meulstee J, Bloem BR, et al. Neurovestibular Dysfunction and Falls in Parkinson's Disease and Atypical Parkinsonism: A Prospective 1 Year Follow-Up Study[J]. *Front Neurol*, 2020, 11: 580285.
- [19] Opara J, Małeckki A, Małeczka E, et al. Motor assessment in Parkinson's disease[J]. *Ann Agric Environ Med*, 2017, 24(3): 411-415.
- [20] 张志川. 普拉克索联合美多芭治疗帕金森病的临床疗效观察[J]. *海峡药学*, 2020, 32(8): 145-146.
- [21] 彭彦茜, 杜军, 王红胜. m6A 在肿瘤恶性生物学行为中的作用及靶向治疗策略[J]. *药科学报*, 2019, 54(10): 1771-1782.
- [22] 臧彩霞, 鲍秀琦, 孙华, 等. 神经炎症调控靶点在帕金森病治疗中的作用[J]. *药科学报*, 2016, 51(5): 677-683.
- [23] 汪梦霞, 赵静宇, 孙冬梅, 等. 三七总皂苷对 6-羟基多巴胺诱导 SH-SY5Y 细胞损伤的保护作用及可能机制[J]. *药科学报*, 2016, 56(6): 898-906.

收稿日期: 2021-04-11; 修回日期: 2021-06-16

(上接第 459 页)

参考文献:

- [1] Rogers CR, Guyer AE, Nishina A, et al. Developmental change in sibling support and school commitment across-adolescence[J]. *J Res Adolesc*, 2018, 28(4): 858-874.
- [2] Elliott MC, Shuey EA, Leventhal T. Adolescent functioning in housing and family contexts: a mixed methods study [J]. *J Fam Psychol*, 2016, 30(6): 676-686.
- [3] Wikle JS, Ackert E, Jensen AC. Companionship patterns and emotional states during social interactions for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siblings[J]. *J Youth Adolesc*, 2019, 48(11): 2190-2206.
- [4] Lara DR, Bisol LW, Brunstein MG, et al. The affective and emotional composite temperament (AFECT) model and scale: a system-based integrative approach[J]. *J Affect Disord*, 2012, 140(1): 14-37.
- [5] Sukhodolsky DG, Ruehkin VV. Association of normative beliefs and anger with aggression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in Russian male juvenile offenders and highschool students [J]. *J Abnorm Child Psychol*, 2004, 32(2): 225-236.
- [6] Bronfenbrenner U, Morris PA. The bioecological model of human development [M]//Damon W, Lerner RM.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ume I. Theoretical Models of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6: 793-828.

收稿日期: 2021-06-17; 修回日期: 2021-07-20